

老爸用心交党费

任万杰

我们家在一个小山村,老爸在小山村很有名气,因为他在村里小学教书,同时,老爸是个党员。那时村里党员不多,是村里仅有的几个党员之一。能够入党是一件很光荣的事。老爸书教得好,人特别仗义,敢说真话,喜欢帮助别人,在村里威望高。我一直觉得党员老爸与别人不一样,事事处处起带头作用。

在学校教书时,学校有党支部,老爸的党费都是亲自交到那里。后来老爸退休了,还是坚持月月到学校交党费。再后来,因为学生越来越少,老爸所在的学校撤并到乡中心学校,他的党组织关系也转到了乡里的中心学校。

村里距乡中心学校有好几十里路,

路还是土路,很不好走,一下雨更是泥泞,来去很不方便。老爸去交了几个月党费后,因为下雪路滑,回来的时候,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,我看着上了年纪的老爸,有些心疼也怕出事。

我跟老爸商量,党费能不能让学校负责人直接在工资里扣,或者由我代老爸交党费,免得老爸往乡里跑。老爸板着脸气呼呼地说:“你懂什么,哪有党费在工资里扣的道理,交党费是党员的义务,更是一种荣誉。党费姓‘党’不姓‘费’,党费不是扣的,是要党员每月用心去交。”从此,我再也不敢提此事,每个月陪他去乡中心学校交党费,成了我的规定动作。

交党费那天,老爸总要起个大早,穿

上一身干净衣服,然后坐着我的摩托车去乡中心学校。不知道的人,以为老爸是去走亲戚。老爸交党费时,总是先准备好零钱,郑重交给负责的同志,然后戴上老花镜,在党费表格上一笔一划地签下自己的名字。交完党费后,老爸往往还要跟党组织汇报一下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情况。在老爸心里,他一直认为亲手交党费是一件非常光荣必须完成的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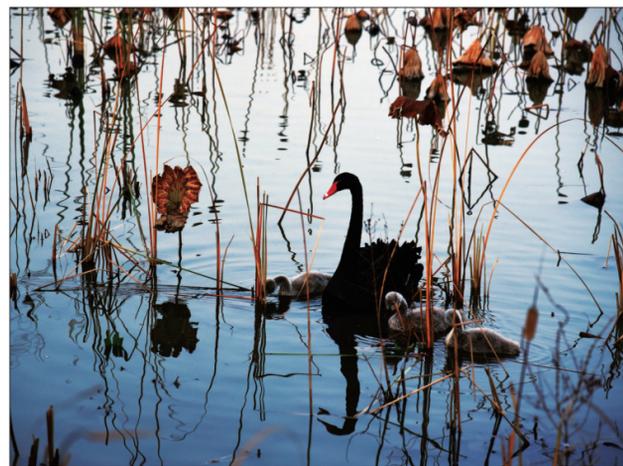
有些年份,老爸还交特殊党费,不管春夏秋冬,无论发生什么事,老爸都坚持按时足额向党组织交党费,用实际行动履行着党员的义务和责任。现在我也是党员了,老爸对党的忠诚和爱,我会一直传承下去。

现在,老奶奶的耳朵有点背,但她眼明心亮,说起话来嗓门很大,中气十足。见过她的人都说她是老寿星,向她请教长寿秘诀,老奶奶却笑呵呵地说:“哪有什么秘诀,我就是爱吃素,每顿能吃一个馒头,一碗半面条。要说有什么秘诀的话,那就是不坑人,不缺斤短两,不做昧良心的事!”

如今老奶奶儿孙满堂,七个子女个个都孝顺。她每天高高兴兴出门,风雨无阻地骑着三轮车去市场。这位老人就是郑州的“酱菜奶奶”宋秀英。

虽然60岁退休,是大部分老年人的生活状态。可随之而来的就是子女工作繁忙,晚年生活寂寞,成为空巢老人。可这位闲不住的老奶奶却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,老年人也可以选择退休,过自己喜欢的生活。

所以,不管你是在时光中优雅老去,还是在忙忙碌碌中慢慢变老,最重要的是拥有一颗豁达的心和一股不服老的劲头,保持身心舒畅、豁达,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,活出自己的多彩晚年。



济西湿地醉夕阳

济西国家湿地是山东济南最大的城市湿地,占地面积约33.4平方公里。园区内沟汉纵横、芦苇丛生,野生动物众多,在夕阳下映出一副美丽的湿地图景。

新华社记者 王凯 摄

说“老理儿”解心结

张力元

72岁的韩京光、73岁的张京玉和74岁的张友远是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马站镇上高庄村的乡贤,这个“70后组合”被乡亲们笑称“三剑客”,谁家有矛盾都找他们来调解。

临沂市是沂蒙革命老区。在村民委员会乡贤工作站里,韩京光翻开矛盾归纳化解记录本,聊起最近的“案子”:下雨房屋进水,张某清理垃圾时与邻居产生口角,分别谈话后二人握手言和;张某文怀疑自己的韭菜被药害,与刘某发生争执,讲解法律常识后,张某文自愿赔偿50元现金,两人和好……

每个村都有一张人情网。“这人什么脾气,该怎么劝,什么时候劝,俺们都有数呢!”韩京光在村里教过22年语文,每个人都喊他老师。

去年3月至今,三名乡贤解开了村里15个“心疙瘩”。“这仨老汉,没事时就在村里转悠、拉呱,讲理的时候从来没有偏心眼,谁都服他们。”村民徐本兰说,村里风气变好了,大家都高兴。

从“乡闲”变乡贤的张友

远对这份工作很满意:“不是村干部也不是法官,但特别受尊敬。”现在他每个月可以领三百元补贴,这笔钱能支撑老两口日常吃饭。

“乡贤劝架比民警还管用。”在上高庄村党支部书记杨洪山眼里,解决村里常见的土地纠纷、邻里矛盾、婆媳不和等问题,乡贤更容易摸着“门”,掐准“脉”,而且他们说话别人都给个“面子”。

马站镇66个村有196名“闲不住”的乡贤,平均年龄65岁,去年他们已累计调解各类矛盾近600起,化解率高达98.5%。

“在农村,吵架有时候就为了争一口气,但这口气理不顺就容易出大事。”马站镇派出所所长刘夫坤说。自从今年多了这无形的“警力”,全镇信访量同比下降22%,矛盾纠纷类警情下降45%,刑事类案件同比下降56%,42个村实现零发案。问那劝架“老理儿”究竟是何,韩京光嘿嘿一笑说:“没啥大道理,就是讲些家长里短,让大家都让一步,毕竟家和万事兴嘛!”

母亲的菊花枕

刘希

若不是母亲送来菊花枕,整天忙碌的我还真不知道,已是野菊花怒放的季节。

小时候,接触最多的就是野菊花。秋天一到,乡间的田埂边、小路上,到处都是野菊花的身影。小小的、金黄的,像太阳一样的花朵,没有牡丹的华贵,也没有玫瑰的浓香,更没有郁金香的艳丽,但它用小小的身子,把乡村打扮得分外美丽。

母亲喜欢摘些野菊花,洗净晒干后,做成菊花枕。用花棉布做布套,用菊花做枕芯,给外婆做菊花枕。睡过菊花枕后的外婆,眼耳清明,神清气爽,八十岁了依然能口齿清晰,她总说这是菊花枕的功劳。每每听到这样的夸耀,母亲就在旁边得意地微笑着。

做菊花枕剩下的菊花,母亲会用玻璃瓶装好,等春节来时,分发给城里的亲戚。这菊花,在乡里虽然漫山遍野,随处可见,但在城里难得一见,是不可多得的宝贝,用野菊花泡茶,不仅生津解渴,更能清热下火。

长大后,我搬到了城里,喜欢在院子里栽上各种菊花。大丽菊、非洲菊、小叶菊,有红色的、黄色的、紫色的,都是从网上淘来的品种,五颜六色、形态

各异,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品种,但它们却能把整个小院打扮得姹紫嫣红,俨然一个小花园。我喜欢在秋日的午后,和家人搬把小凳,泡杯菊花茶,坐在菊花丛中,沐秋阳、吹秋风,赏秋菊,人生的最美享受,莫过于此了。

后来,外婆去世了,母亲采野菊花做菊花枕的习惯依旧没有变。不过,菊花枕都归了我。母亲说,菊花枕对眼睛好,会对长期接触电脑的我有好处。果不其然,这么多年,整天对着电脑的我,视力从未下降过。

我一直觉得菊花不过是普通的花,不需要赞美,直到翻看经典古诗,看到爱国诗人屈原的诗:“朝饮木兰之堕露兮,夕餐狄菊之落英”,又看到晋代诗人陶渊明的诗:“芳菊开林耀,青松冠岩列;怀以贞秀枝,卓为霜下杰。”才知道菊花虽是普通之花,但它不畏风寒,傲霜开放,值得我们所有人赞颂。

今年,母亲又给我做了个菊花枕,母亲将爱全部缝进了枕头里,每晚,我闻着菊花独有的香味儿,感受到母亲的疼爱与祝福,每一个梦,都十分香甜而美好。

居家养老情暖夕阳

近年来,江西省高安市将社区居家养老列为民生改革重点,通过提供就餐入住、医疗保健等服务,让老人们乐享晚年。图为居民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下棋。

新华社记者

胡晨欢 摄



刘卫

我们这儿是市中心的老旧城区,宿舍楼里原住民大多数经济状况较好,巷口里面住着外来的小创业者和打工者,境况有些窘迫,生活基本上是凑合着过。

在没实行垃圾分类前,一楼摆放着几个大号垃圾桶,每天早晚要被人翻上好几遍,居民只要是认为没用的物件一股脑儿地往存放地里扔。结果往往是“有价值”的东西被人捡走,而垃圾桶盖子没盖,里外被翻得乱七八糟,一片狼藉,最后由环卫工来清理。

时间一久,早上去买菜和傍晚跳完广场舞的吴大妈发现了一个“秘密”:在这两个扔垃圾的时间段,总有一些人从此“过路”,他们警觉地回头张望,近水楼台先得月,敏捷地把“值钱”的物件,像衣物装进彩条包里,或把旧取暖器、台灯,缺了腿但看相较好的沙发、茶几、椅子等搬进出租屋里。逢此时,吴大妈就悄然把同伴拉往,在远处静静地等候。她理解,废弃物件并

不全是垃圾,大部分仍有使用价值,不同的人眼界不一样。自己和居民要做的是,如何让他们“体面”地各取所需。

当晚,作为区群主,吴大妈在几栋宿舍楼的群里发召唤,将自己的爱心捐赠的初衷和打算和盘托出:在垃圾桶的不远处建个驿站,搭上遮雨棚,摆上活动衣架和长条桌。所有捐赠之物须经过初步清理,如过时的衣服得消毒,晾晒,套上可循环使用的透明塑料袋;食品,像牛奶等要保证在有效期内;快递纸箱和旧报刊得打包捆好;暂不用的小电器和沙发床等请简要说明被淘汰原因,由她联系志愿者修理。这样做,既能配合社区进行垃圾预分类,还可使环卫工减少工作量。不声张做公益,就能产生助人的快乐。撒一片阳光,以温暖困难群体。

第二天,吴大妈带领几位公益人士

很快搭建起爱心驿站,在打印店里定制了一条横幅:诸君,您看上那样,请自由取走。能帮到您,是我们这个“爱心驿站”的共同快乐!

从此,早上一些居民开始摆放有些残次的东西。当人们上班或上学,宿舍楼变得静悄悄时,果然有人来取走。当然,他们起初不信,但看到都是些“好宝贝”和亲民提示时,确信没安摄像头,终于放下疑虑。而傍晚这一趟,物件更丰,引得他们呼朋唤友来“淘宝”。其中有岁数大的人提醒要自律。虽然爱心人士慷慨,但不能全部据为己有,只拿自己急需或合适的。默默互动,不负信任,细水长流,良性循环。还有人情不自禁地在留言板上写下了感激之语:在大城市不起眼的杳杳,他们感受到充满爱心的老伯大婶帅哥靓嫂传递出的丝丝温暖。

转眼间,爱心驿站已运行了一年多,效果很好。它没喊动听的口号,因地制宜,供需互动间达成了高度的默契,用此方式献爱心也得到社区认同。吴大妈们看到这一切,很是欣慰。它从细微处践行了捐赠人的公益意识,缓解了获赠者的不时之需,并维护了其自尊心,爱心驿站名至实归。